

鱼 渡

李贯通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鱼渡/李贯通著 .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3

(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丁帆主编)

ISBN 7 - 200 - 03626 - 9

. 鱼... . 李... .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3024 号

鱼渡

YU DU

李贯通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

850×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ISBN 7 - 200 - 03626 - 9

· 556 定价: 元

穿越乡风民韵的文化反思

——读李贯通的小说

贾亦真

鲁南微山湖，风光旖旎、物产丰腴。那炊烟袅袅中的农田村舍，那杨柳依依中的里弄小巷，让人感觉飘渺清新；那浸淫了古老文化传统的风土民俗，那沿袭了优良传统美德的民情民风，总给人以纯朴真诚的感人力量。走近微山湖，融入微山湖，当你用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方水土，你或许会发现微山湖于清新中隐现的浑浊，于纯朴中隐现的扭曲，但你也会发现在这凝重与停滞中有前进的力量在滋长，它必然带来令人鼓舞的信息，让你更加热爱它，憧憬它，珍视它。

出生在微山湖的山东作家李贯通从1981年走上文坛至今，笔墨始终没有离开那生他养他的微山湖，以虔诚的目光深情凝视这份美丽的景致，爱之深切、情之殷殷，李贯通笔下的微山湖充满了灵秀与飘逸。他是微山湖之子。

李贯通在小说中用大量笔墨描写微山湖的自然景观，那闪金烁银的波光水影，那纵横交错的农田村舍，处处透出一种大自然的独特造化，一派鲁南透着灵气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作者把笔触深入到微山湖的渔村生活和风俗习惯，无论是悠闲自在的打鱼生活，还是气势恢宏的婚丧嫁娶；无论是喧杂温情的交易买卖，还是社会名流的高谈阔论，都透露出独特而传神

的湖区风采。自然风物和风俗民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李贯通小说中那独特的地域风情。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李贯通是以“乡土作家”的身份走上文坛的，是微山湖给了他灵性，孕育了他丰富而真诚的情感。

地域风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每一个作家摆脱不了的情结，融入了作家的血液中，默默中培养、滋润了作家对生命个体和社会生活的认识。

李贯通笔下的地域风情描写不是纯粹的，而是融入了作家的文化意识，地域风情成为作家审美理想的符号载体——一种富有生命感的有意味的审美形式。

在李贯通的文化视野中，乡风民韵中蕴藏的淳朴与善良的道德力量常给他激动与慰藉。在这齐鲁文化之乡，传统美德有深厚的农业文化印记和北方地域色彩，主要表现便是朴实、憨厚、真诚与善良，还有这方水土所孕育出的豪放与耿直。在李贯通的早期小说中，他常以明亮轻松的风格去表现这种美德。《正是梁上燕归时》写当队长的“我”的舅舅，他身上几乎集中了所有的传统美德，但却有很强烈的“官瘾”，两者之间很不协调。但舅舅是真诚的，甚至是可爱的，舅舅的“官瘾”没有导致霸道与贪欲，反而催化了身上固有的朴实与善良，足见李贯通的艺术敏感力。这篇小说中，李贯通对乡土文化的矛盾心情可见一斑。舅舅一生过得穷苦辛酸，是“官瘾”与美德的畸形结合所导致的后果。因此，李贯通的恋乡情结中有浓浓的“乡愁”，正是这“乡愁”构成了李贯通小说的意蕴，情感与理性的结合促使他进一步思考关于人生与人性的主题。

李贯通的小说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个体生命存在的不可捉摸与荒谬，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与人性的扭曲。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体现了李贯通深邃与开阔的文化视野。

《老河》中的郭云猛在抗日战争中是一个受人敬仰的战斗英雄。解放后，威震一方的区长郭云猛却因为偶然的原因未能赶上南下的队伍，从此不被理解，不被原谅；又因他在大跃进及“文革”中的一些其实是极平常的举动而时时被欺压、批斗，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人的尊严被任意践踏。在郭云猛周围，人们普遍存在人性的沦丧与人格的猥琐，文化积淀的畸形发展导致了人情的冷漠与精神的枯萎，人物命运的不可捉摸蕴含了更多的文化因素。小说通过人与环境的冲突，揭示了文化扭曲的深层意蕴。

《夜的影》和《堤之惑》是李贯通文化反思的硕果。前者写荒唐岁月里的一个荒唐的抢亲故事，叙述基调灰暗暧昧的氛围中，故事情节充斥着荒诞与扭曲：地主子弟黄东华的性压抑和人格的分裂，政治队长牛均生的可怕的变态和可怜的贫穷等都得到了传神的表现，让人备感沉重与压抑。老“右派”孙互根那“治乱有律”、“阴阳互根”的理论在小说中如咒语般为那荒唐的岁月作了无可奈何的注脚。或许是出于一种超越和拯救的冲动，《堤之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纷乱现实外的宁静恬美的世界。在这里，主人公高吟似乎可以暂时摆脱世俗的拖累，作为自然化身的野妮子以清纯和自然给他精神上以巨大慰藉。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乌托邦，一个飘渺的世界，它无法摆脱世俗世界的摧残和挤压，它是美丽的，但又是脆弱的；是诱人的，但又是飘渺的。在对文化的理性审视中，那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时时牵扯着李贯通：大自然成了世俗人生的精神家园和拯救力量，它的纯净是对混沌人世的强力反拨，它的优美是对丑陋世俗的绝妙救济。

李贯通写于80年代的小说有许多是以“文革”（或“四清运动”、“反右”）为背景的，这些社会事件的强力介入，在

微山湖自然引起了深层次的震动。李贯通不是关注“文革”本身，而是关注微山湖文化传统在“文革”催化下所产生的负面因素。他以细腻而深沉的笔触表现了微山人心理上的停滞与保守。在小说《飞蛾》中，辣椒奶奶说：“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活着。一个吃一个住。捡保险的行当干。下湖西（指到湖西讨饭——笔者注）就最好，饿不死人家就饿不死咱。人家先阔咱后阔。不偷不抢不赌不嫖，剩下的全是体面事。”这是传统文化惰性的“宣言”。在《第二十一个深夜》中，奶奶抓住甜妮的手啜泣道：“乖乖，瞎奶奶不能陪你过一辈子。你找个婆家，千万别找心野的，有学问的，当官的，干工的。别想高门儿。能打席使篙就行。县城也别去……”这种文化惰性和保守意识也同样表现在“我”舅舅（《正是梁上燕归时》）、郑天均（《月缺》）等人物身上，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并以一种“合理”的面目呈现出来，正如水仙嫂（《洞天》）所说：“北头的都是好人，都和善。都是能受苦的人，也都没出息。小气，老鼠眼。白天老觉得沾了光，夜里老觉得吃了亏。”对李贯通而言，揭示文化的负面影响是为了呼唤这种乡土文化的新生。作为微山湖之子，他更多地以文化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理上构成的负担，这种批判意识根源于他对这方水土的深沉的爱，而且，这种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地域局限性而获得了普遍意义。

与此同时，李贯通以自己敏锐的艺术眼光捕捉到了这种文化的“悸动”。成名作《洞天》中，山西人石龙带着新的熬鱼技术来到微山湖，立即打破了微山湖往日的沉寂。水仙嫂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形象，在与石龙的接触中，她沉寂多年的情感逐渐得以复苏，渐渐不满足于停滞的生活。透过她与石龙接触的那一方“洞天”，她憧憬着外面精彩的世界和全新的生活

并义无反顾，显得特别难能可贵。《第二十一个深夜》中的甜妮终于通过挖泥船窥见了外面精彩的世界，她不拒绝这份诱惑，而是向往它，走近它，她走出了奶奶那一代的停滞保守，母亲那一代的忍辱负重，以激情和勇气向旧生活告别，走向新生活。《月缺》中的郑天厚走出了传统农业文化的羁绊，走向了商业文化，尽管他身上还存在许多旧文化的积淀，但新文化因子也在他身上快速生长，这是一种可喜而充满了希望的悸动。李贯通深情呼唤这种悸动，但也时时依恋那种充满田园气息的传统道德力量，这种文化选择上的矛盾，没有浮躁与矫情，有的是凝重与朴实。

李贯通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微山湖的普通老百姓，他曾说：“贯通热爱实在的生活，敬重贫民的时日”。作为微山湖之子，李贯通熟悉他们，热爱他们，他试图用自己的笔去揭示他们生存的历史与秘密。写于80年代末的中篇力作《月缺》内蕴深邃，富有象征意味。它以一个家族的发展史隐喻一个民族的历史，表现了一个民族生存与繁衍的苦难与不幸，突出表现了这个家族今天遇到的新的挑战，隐喻了一个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危机与出路。这篇小说构思完整缜密，宏观把握和微观考察结合得较为完美，体现了李贯通对乡土文化的全面思考与审视，标志着李贯通写作上的进一步成熟。

同为生长在儒家文化发源地的山东作家，李贯通与莫言、张炜、尤凤伟、矫健等一样，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载道”意识。但李贯通文化反思的意味更重一些，力图挣脱情感的依恋而呼唤传统文化的新生，尽管这种理智和情感的纠葛常常显得沉重，但他不避这种沉重且一直甘于寂寞，在当今浮躁的文坛中显得难能可贵。

90年代，社会以日益快速的步伐向现代化迈进。李贯通

将精神探求的目光投注到下层小知识分子身上，写现代语境下的人文精神困境，以更加宏阔的文化视野，寻找着人类精神的家园。《沉溺夕阳》写一个乡文化站长在患了肝癌后用变态的方法报复了那些平常老欺压他的人。站长的生活是灰色的，地位是卑下的，这一切都根源于文化的失落，他的畸形报复是一种满怀凄苦的无可奈何的郁积和爆发，小说构思巧妙，颇具匠心，是李贯通小说视野转换的成熟之作。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力作《天缺一角》是李贯通写作上的又一座高峰。“天缺一角”隐喻的是人文精神的当下困境，“残缺的是天空，一个云朵消失了，带走了天空的一角”，文化的失落是悲哀的，也是沉重的。李贯通在小说主人公于明诚身上寄托了一种文化理想，呼唤的是文化的价值与文化人的价值操守。

这本小说集几乎收集了李贯通小说创作几个阶段的代表作品，几乎每篇作品都洋溢着微山湖的独特气息。当我们呼吸这股清新的水乡田园气息时，也许能感受到某种属于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沉重和希冀，而这正是李贯通小说创作的根基所在。

目 录

穿越乡风民韵的文化反思

——读李贯通的小说 贾亦真 (1)

洞天	(1)
老河	(29)
鱼渡	(51)
飞蛾	(63)
沉溺夕阳	(83)
第二十个深夜	(99)
正是梁上燕归时	(125)
伙计	(149)
月缺	(165)
天缺一角	(203)
无边波澜	(263)
再生岛	(279)
邪坑	(299)
夜的影	(319)
堤之惑	(385)
驶出冤家巷	(439)
后 记	李贯通 (459)

洞 天

(如烟的暑气散尽了。湖面上的星星和天上的一般多。人们的各色各样的梦都在聒噪的蛙鸣中起伏。他和她相隔一道墙，墙上有一个算盘大小的方洞——靠她那面的洞口，吊一块污黄的白布。)

“捶墙干啥？想发邪财的！男人有钱就作恶！唉，越是邪门越来钱……钓鱼钩，大头针，鱼刺……”

“你说的我听不懂。我借火吸烟，睡不着。”

“野种！唉……你不是问琵琶镇北头为啥破破烂烂？给你火。琵琶镇是一把仙琵琶变成的。头向着北。一股邪风刮来了，偏偏把琵琶的头顶刮走了一块。有位神仙马虎，没找到好木头，随手拾了块破杨木配上。我们镇北头就破破烂烂了。北头的人都是好人，都和善，都是能受苦的

人，也都没出息。小气，老鼠眼。白天老觉得沾了光，夜里老觉得吃了亏。”

“完啦？讲得真好！真好真好！”

“没一点不好吗？”

“嗯——有一点不好。讲到……配上了就该结束的。给你的火。”

“……”

有些事情并不容易解释清。石龙和水仙嫂相识才几个小时，他俩却像久违的熟人喋喋不休了。下午，石龙登上琵琶镇后，曾有过好久好久的心灰意冷。在山西，他就听人们艳羡地讲述过这个日出斗金的微山湖，这个繁荣兴旺的大镇子，这个大镇子的夏日的惋惜……一周是水。一周是船。船船有鱼。湖面上还是黑的，琵琶镇的市场早把这里的天空照亮了。各种各样的鱼一筐筐，一篮篮，一盆盆，一席席，相挤相垒，活蹦乱跳，闪烁耀眼。这个市场仿佛是用大小不一的银块子堆成的长坝，仿佛是明月照耀下的一条粼粼的溪流。再听听鱼儿吐沫翕腮的低脆的郎郎声，品一品淡淡的鱼腥味，没有谁不沉醉。东方的天壁上冒出一抹灰色，那讨厌的溽热也就随之铺盖而来。市场上，银块子的长坝萎缩了、黯然了，粼粼的溪流静止了，低脆的郎郎声没有了。鱼儿身上生出了一层浊浊的粘液。呛人的腥味和隐隐的臭味充溢着。太阳出来一竿子高，市场上还有三分之一的鱼没卖出去——这些鱼很难再卖了。红红的鱼眼变成了白色，红红的鱼腮花变成浆糊色。鱼的肚子被吹法气似地吹鼓，有的吹开了洞，湖泥色的黑肠子和小米状的鱼籽缓缓拱出。腐败的腥臭冲天而起，薰得男女卖主贪婪地抽着香烟。额上敲下的汗和手指上的汗将烟浸开了卷，他

们不住地换上一支支新的。烟雾里他们泰然自若，无忧无虑，谈天说地，相视而笑。鱼都是他们从湖里逮上来的，没有本钱，只要力气。他们习惯了溽暑时节的每一个上午。热辣辣的太阳升得更高了。市场上的石堆上蹲了只美丽的花猫。有人扔过去一条漂亮的小鲤鱼拐子。美丽的花猫仅仅骄矜地眨了一下眼睛。有一只开圈的母猪摇摇摆摆而来。它稳重地从市场上穿过，脸扭也不扭。有人不再熬时间，把鱼倒在地上，提了鱼筐款款离去。养貂的专业户傲气十足，他们花上伍角钱就可以买到不小的一堆，并且可以叫卖鱼的人帮忙送到家里。又一会儿，卖鱼的男男女女也都陆续地倒了鱼，带上家什离去。他们当然比来的时候轻松，边走边说笑，喜欢重复那句重复了许多年的老话：这就是烂鱼的季节！市场上静静的，乱糟糟的，遍地是鱼。几个老人荷锄抬筐而来，他们对得起每月三十元的报酬，不慌不忙地把烂鱼送到垃圾堆。惟有他们埋怨这个季节……石龙深深地为琵琶镇的夏季惋惜了。一种热烈的情愫在滋长。终于，他领着他的四个徒弟，从家乡山西踌躇满志地踏上这片水土。

琵琶镇之大石龙始料不及。琵琶镇的拥挤石龙同样始料不及。从南向北询问了五六里路，没有一家有几间空闲房屋租赁给他。镇上私人兴办的旅社并不少，却又都没有宽敞的院子供他支开几口大锅。蓝蓝的天穹宛如一个硕大的炉膛，渐渐变大的夕阳宛如吐着红红焰火的炉口。镇上干燥得拿扇子也未必扇出风来。石龙和他的徒弟又热又渴，大把大把地摔着汗。附近的一个小茶馆里，一位银须老人一手端着酒杯，一手练着书法，字写得如行云流水，潇洒遒劲。写了五六幅，才住了笔，一口饮下左手中的酒。石龙啧啧称赞，攀谈起来。

打听到房子，老人说：“问镇北头水仙嫂。不过，她恨男

人……”

水仙嫂的确是恨男人的。石龙和他的徒弟在她的院子里站了好久，喊了十几声大嫂，她理也不理，瞟也不瞟，在屋里织她的稻草包。“哐当——哐当——”她的脚均匀地用力踩着踏板，长长的竹梭子带着稻草不停地穿去抽回。随着织包机的每一声响，竹梭子都要忿忿地从屋里射出，箭一般地对准几个外来人。

“水仙大嫂，我们几个外地人，无亲无友，在这里作难了。想赁你的房子住几天。”

织包机当当两声巨响。水仙嫂冷冷地说：“这里不住男人。我还担心男人死不完哩！”

石龙他们哑舌挤眼，垂头丧气地在院子里徘徊。他们恋恋不舍地望着这个宽敞的院子，望着这四间半新的瓦屋。东边的两间水仙嫂住着，西边的两间锁着门，锁上锈迹斑斑。水仙嫂子的丈夫呢？这个家再没有别人了吗？石龙思忖着。

“水仙嫂，你说的也有道理。坏男人真不少呀！”石龙若有感慨，“像我们这几个的，不多。我们几个都是地地道道的好男人。”

织包机戛然而止。一张白净的中年妇女的脸转过来。尽管那脸上刻下了细密的皱纹，仍然可以叫人一眼看出她楚楚动人的青春的余韵。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眼球还是那么黑白分明，秋水轻漾；小巧的鼻子和薄薄的红嘴唇都有着优美的线条；面色柔润生动，光泽鲜明……有屋内陈旧灰暗作底色，石龙愈加感到这是一幅杰出的娴静、温柔的油画了。这肖像是出乎意料的，诱使他欣赏……他的心头一：她的额上被扭出了暗红的血道子，宛似一根长而细的紫色豆荚附在上面。重新看这幅油画，竟然是一种冷峻与忧伤的情绪了。

水仙嫂并没有看清石龙的徒弟，他们只是几截模糊的光光的树身子。当她的目光与石龙这个山西汉子相对视的一刹那，她的脑际莫名其妙地响起隐隐的雷声。啊啊，二十年前他的丈夫初次抚摩她的一刹那，不也是响起了这样的雷声吗？她本应扭回脸，继续弄响她的织包机的。她的视线迷茫了片刻，又恢复了清晰。魁梧的体魄，红扑扑的脸庞，敦厚的凝聚着毅力的嘴角，精明而又真挚多情的大眼……她二十年来从没有这样看过男人。

“水仙嫂，”石龙跨进屋里，“我们是跟你一样的好人！”石龙似玩笑，又似极严肃的表白。

“野种。”她的左手一抛。

她愕愕地盯住自己的左手。它仿佛并不是受了她的支配，而是有一种更为神异的力差遣它，去墙上摘下钥匙扔给石龙的。左手受审般地在她眼前颤抖——她可以发誓，她的大脑没有支配它去给那些男人拿钥匙。没有！她懊悔地站起身，要把钥匙追回来。西屋的门已经吱吱碾碾打开了。

她惶惑地听着他们在西屋拾拾掇掇，望着他们在院子里又栽又垒。她想到她的丈夫。她不是也曾劝他在院子里栽栽垒垒搭起棚子，养上几十只貂吗？他不干，嘲笑她笨，憨。队里应有尽有。还有鱼钩，针，鱼刺……琵琶镇的女人水灵秀气……她的脑袋里一声尖叫，头疼病发作了。她闭着眼，哆嗦着，信手从织包机旁拿起一把破旧不堪的钳子，钳住额上那暗红的道子，扭扭拽拽，一点点地移动。她的头疼病没有什么药可以治愈，惟有扭她的额。她的手曾经累得麻木、酸疼。多亏了她的丈夫给她找了这把钳子。这是丈夫的恩德！十年来它从不曾离开她。白天它就在织包机旁，晚上它就在枕头下。它是她忠实的伴侣。她的手早把它的把儿磨得黑亮黑亮。

镇北头的男男女女二十多口子围上来。院子里的阳光被踏得支离破碎。气温又升高了几度。蒲扇噗噗嗒嗒响作一片。

“小爷们，你们趁早回家吧，烂鱼的季节，没法子。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办傻事、倒大霉。小爷们，还是在家好，没风没火，有口温汤喝就行！”老实善良的冯守泉老汉婉言劝说石龙。他听了石龙要大量收购鲜鱼，要用锅熬成鱼干的打算，这位老汉忧心忡忡，急得眼角有些潮湿。这几个外来人命运好苦！他在心里为他们祈祷，愿他们听他的劝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邻居家的四岁男孩拿着鱼叉玩，惊得他一身虚汗，不能不学了几声狗叫才哄着小孩松了手。只要石龙他们能悬崖勒马，冯守泉老汉是不惜学上半天狗叫的。

“大爷，很感谢您。请您放心，我们没把握是不敢从山西跑来的。”

冯守泉老汉苦丧着脸缩到院子的一角。

“山西鱼少，你们是来这里喝鱼汤的吧！”一位叫于跃的中年人鄙夷地叫着。

“来喝鱼汤的！喝个饱呀！”

“饱呀！哈哈……弟兄们，心野了吃亏！”

一些人附和着。

石龙冲着于跃笑笑：“这里鱼汤肯定鲜。大哥，你明天看看我是怎样熬的吧！”

“怎样熬的？”于跃嘲笑地说，“老君炉？要说鱼，哪里比得微山湖？你说是养鱼，还是逮鱼、吃鱼、腌鱼，这里会的方法外地不会，外地的方法跳不出这里的手心。熬鱼能发了财，可轮不到兄弟你呀！”

石龙爽朗地说：“这财是发定了。实不相瞒，熬鱼的法我们那里好多人都会。我在这里熬出七八千斤干鱼就走。”

“别吹了，不懂微山湖的鱼怎么能发这里的鱼财？”于跃叫几个小孩从市场上拣回几条臭烘烘的鲫鱼，“你说这一条有多重？是公是母？”

石龙看了看，摇摇头。

人们笑开了，男男女女脸上都挂满了自豪与满足。

“七两！公鱼！”于跃叫着。

有人拿了称，整整七两。划开鼓鼓的肚子，一粒籽也没有，正是公鱼。

人们欢呼开来。于跃愈加神气。他把那开了肚子的鲫鱼撂到十几步外，在鱼身上盖了薄薄的一层絨草，让鱼儿半藏半露。他拿了杆鱼叉，说：“看我一股叉尖叉它的眼！”他瞄了瞄，骂声“日他姐”，鱼叉随着骂飞刺过去。有人跑去挑了叉过来，人们蜂拥而上，果然是一股叉尖刺中了。虽然没从鱼眼珠上穿过，却也偏不了半分。

“怎么样兄弟，你行吗？”有人问石龙。

“我不行，这是真功夫啊！”

院子里响起“嗷嗷”的嚎叫。

水仙嫂从屋里泼出一盆水。叫声即刻暗哑了。

（叫人诅咒的热夜。连墙壁也有些粘手。墨染的天空紧扣着蒙蒙的湖。院子里弥漫着混合了焦和甜的怪味。徒弟们的鼾声响在院子里的树下。他和她相隔着一道墙。墙上有一个算盘大小的方洞。）

“……借个火。”

“老是借火。野种。”

“不借火不行。你也老是借给我。”

“……从前。从前有一个大闺女。她长得……好。她家里

很穷很穷。她爹长年睡在病床上。她本来有一个心上人。后来……”

“后来，有一个恶少或坏财主，带着几个打手抢走了她。”

“后来，有一个大队书记看上了她。那个大队书记是个清水男人……”

“什么是清水男人？”

“不是浑水。野种。所以他三十六了还没成亲。那时候时兴戴像章。那个大闺女也戴了一个。书记去抢她的像章——那时候也时兴抢像章。书记的手又大又有劲，一把抓了像章，也抓了她胸脯的高地方。她的褂子太旧太旧了，被抓开了一个洞……”

“后来呢？”

“后来她哭了，她很害怕很害怕。她觉得她该死。她又舍不得老爹。后来书记要娶她，塞给她好多好多钱——那些钱刺得她的眼直冒金星。她的脑袋一热。”

“结婚啦？”

“结啦。”

“她的那个心上人呢？”

“她忘了他。他有病死了。她到死也后悔。她怎么脑袋一热的呢？她是村里最正经最本分最有良心的好姑娘，她当时像中了邪，想的是权势？金钱？她一定想过。她平时从不想权势金钱。从结婚那一天起，她的头就有病了。她常常想，不管多好的人也都说不上哪一天突然迷了门。有的迷得很，越走越远；有的迷了一阵又走回来。她当时要走回来就好了。你说对吗？”

“……”

“野种睡了？”